

反哺達摩後代兒孫記

黃光一紀



印度人 P. Ganapathy 居士，爲南天竺人，現任棉蘭第一印度佛寺之住持。據其自言是菩提達摩之後代兒孫，一系相承，綿延未斷。且其系出名門，頗孚衆望，幼年學佛，常有心得。前歲佛元二五〇〇年之衛塞節，曾發柬邀請惟悟法師及印度領事，爲其主持該寺之開光典禮，始得暢談佛法，相見恨晚，自此以後，時相過從，已成莫逆之交，亦爲人生難得之奇遇。

本年農曆元旦佳節，承其奉母暨弱妹來佛學社造訪，事出倉卒，毫未準備。臨時由法師挽留徒衆十數人，幫同下灶煮菜，入席作陪，以便招待貴賓，暢敘生平。旋於談話之中，始悉其身世，亦知其行持。若一言以蔽之，即其信仰甚雜，大有如中國人神佛不分之概，所謂處處烏鴉一般黑也！乃由本社學院之諸生相挑，問其是否欲悉乃祖之歷史，以冀觸發其機。

一語甫畢，彼即懇請法師演說，願樂欲聞。師乃引聯燈會要卷二曰：「達摩十月一日到金陵。帝問：『朕自即位而來，造寺寫經度僧，不可勝數，有何功德？』祖云：『並無功德。』帝云：『何得無功德？』祖云：『此但人天小果，如影隨形，雖有非實。』帝云：『如何

是真功德？』祖云：『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。如是功德，不可以世求。』帝問：『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』祖云：『廓然無聖。』帝云：『對朕者誰？』祖云：『不識。』帝不領旨。

自是達摩遂遍訪金陵各寺，覽其文物，聽其說法，知此土人甚爲執著，難空其心！旋至某寺聽神光法師講經，天雨寶華，辯才無礙，頗極一時之盛。然師只笑而不言，未蒙印證。並在牆上畫一圓圈，表示此餅何能充飢？卒使神光甚惱，不與多言，拂袖而去。師由是更加惋惜，深嘆無人識得禪定，良堪悲愴！乃於是月十九日折葦渡江，十一月二十二日屆於洛陽，入嵩山少林寺面壁。

先是神光自以爲天下無敵，已得佛法真諦，大可解脫生死。孰知達摩走後，一病經年，輾轉禪榻，頗不自在。乃念人生無常，能說不能行，奚有何用？遂即渡江北上，跟踪追訪。至嵩山見其兀坐不動，真是身如槁木，心似死灰。乃屹立雪中，斷臂求法，以示堅決。旋師出定問曰：『汝來何爲？』答曰：『我心未寧，乞師與安。』師曰：『將心來與汝安。』答曰：『覓心了不可得。』師曰：『我與汝安心竟。』此即所謂直指人心也。

諡曰圓覺大師。其付法偈曰：「吾本來茲土，傳法救迷情，一華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」後二年，一魏之宋雲奉使西域回，遇師於葱嶺，手携隻履，翩翩獨逝。問師何往？曰：「西天去。」雲具奏其事。帝令啓擴視之，惟見空棺，一革履存焉。此爲其示迹之情形，來去自由，飄忽無定，是即所謂神龍見首不見尾也。

說此故事已畢，群皆頓感有趣。彼亦不禁動容曰：「我家先人能有此精神弘法，深爲難得！然聽說其在印度之傳教，實不如斯簡單，亦常有定有慧，方可度人。何以一葦中國以後，便以四卷楞伽經授人，豈非實爲美中不足？」法師曰：「此殆爲當時環境使然，所謂多聞不悟，實是數寶猶貧。顧其所謂壁觀，以及二入，亦自深逗時機，頗契佛心。容於此茶會之後，當陞座爲君言之。」

旋於上午九時，集一部份信徒開講。題曰「二入論」，由黃光一居士譯爲印尼語，法師自說闡語。於是從理入之衆生本有佛性，爲妄所障。苟能如達摩所謂：「外息諸緣，內心無喘，心如牆壁，可以入道。」講至行入之所謂：「一報怨行，二隨緣行，三無所求行，四稱法行」。則便可應消業盡，生死自了（另有專文詳說，在本期刊發表）使彼忽然大悅曰：「從今以後，我當淘汰沙泥，只取黃金矣。」

妹三人肅立，非常信仰，狀至誠不。便！足見外國人不信佛便罷，一信及！能堅持到底，終身不渝。卒至作佛外護，盡其形壽以求佛道，下化衆生，成其所謂乘願再來也。

此外法師再教其念佛之法，一字一板，不難學習。並云：中國人之念阿彌陀佛，亦如日本人之念藥師如來，西藏人之念噶嘛呢叭密吽。念雖不同，意義實一；既可作往生之資，亦可爲祈禱消災求福等之用。若欲深一層說：念佛便是參禪，所謂一心不亂，彼此皆同，決無有異，故欲學達摩之禪，千萬不可呵佛罵祖，狂態恣然！實應以念佛代數息與壁觀，即所謂條條大路通長安也。

至此午餐已經辦妥，侍者恭請入席。並有幾位青年學生戲云：喫飯君難學我，做事我不如君。因爲用箸喫麵，外國人常視爲難事；而亦身做工，中國人亦常認作甚苦！所以一個喫飯不飽，一個做工無力，彼此皆有其苦，心境常不泰然。故今應如淨行品所謂：「若飯食時，當願衆生，禪悅爲食，法喜充滿。」數語甫畢，竟惹得全堂開笑，主人深諷咄咄難辦，惟願各人努力加餐。